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予少時習聞長老云吳江曹桐丘公蓋澹宕士也
當 孝廟時讀書中秘者九年出爲刑部主事
員外郎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歸而橐無裝家
無餘貲所共賓客社遊以沒齒不勦者第詩歌繪
畫而已予頗嚮往之而太學生大武字子文公所
擇其仲合州判諱應仙者之子以繼長子禔者也

言
卷之二
一
糖生而癩不諳男女事公故嘗聘名家錢君皓女然未敢娶也以情辭錢君錢君不聽公不得已陰遣他所畜沈氏女帷侍而嘗之然夫之不諳猶故也再申之錢君錢君不得已而解盟以別聘於溫女私聞輒自經歿事詳給事徐師曾誌傳及山人黃省曾所爲雙節記中未幾糖以病沒按禮不及娶而廟見不當立後公旣憐錢歿且沈復誓守錢故帷以終其身也里人籍籍稱雙節於是不得已而命君爲之後君後糖而糖所故受桐丘公田九百畝而羨君且世之矣而合州判官私念君以外

諸子猶八人田額故少也君請爲諸昆弟瓜分之於是君僅受田三百畝而餘六百畝而羨則以均之昆弟久之君且痛雙烈事猶未得按國家之旌如制也以狀白諸文學諸文學白之縣而府而御史臺會
肅皇帝萬壽例不得以歿事聞而沈

時且年浮七十矣故獨以沈疏聞武涕洟不自已又數年而他御史來君復白故文學申如初御史臺復疏聞
天子勅禮部如故事於是雙烈女金旌其間書之郡縣誌而縉紳學士所共相與賦誄而誄歌之者滿三吳間矣合州公之抱檄入蜀

也嘗署州事多彊幹才適妖賊劫蜀州一日攻陷
八城擄其令去合州公奮劍糾故所撤士兵襲敗
之俘獲無算奪還賊所擄兩令行且議功竟爲他
忌者所讒卒以罪免免且歸君夜半聞合州有寇
輒裹糧疾走蜀赴合州君難舟次沔筮焦氏易其
詞曰見父於荆又筮曰兆屠之媪及抵荊州迤邐
江埠僅數十武試扣酒家婦酒家婦曰聞有官府
從合州來者今尚浮家某寺也俄問寺僧僧曰非
嚮所哦詩而題寺之壁者乎從寺僧跡及之父子
相嚮泣道路左右聞之企助泣已而江行忽風起

舟中衆數十指怖君獨色不變衆曰君獨不怖歿
乎君泫然曰父且不幸遘兵難今萬里遇荆故徼
天幸也卽令從父與俱溺歿固不恨矣衆共紿歛
太息久之俄而風亦尋定其携合州公來歸也君
首諸兄弟共色養合州公雖罷官歸無他貲而其
所雅好者詩也君於是數招州里間所善詩者共
爲社遊病且沒君朝夕匍匐侍醫藥衣不解帶者
八匝月嗟乎予於君固未之面也君能捐貲以均
諸昆弟又能持憤抱痛以顯揚雙烈者之節而又
萬里仗劍赴父難其所感筮筴脫魚龍而孝事之

者如此倘亦醞釀桐丘公故家遺俗流風藻雅于
今未歇者乎其他細行若朔望必帥子姪衣冠廟
謁內外姑舅之窶必賑恤無令飢且困予不及節
而書之第撮其大者誌之於墓若此君娶沈太學
社女生子男六人長卽忱而請予誌者太學生次
某某某女四人某某孫男二人長某次某君家
世故姓吳歛人其先有自誠者徙家吳江縣梅堰
鄉所稱梅堰吳是也數傳至仲遷贅南潯沈則爲
南潯吳八傳至綬贅東廓則爲東廓吳綬生璪而
儒林曹翁孟瑜以甥舅間抱璪爲後故冒姓曹璪
生鏐鏐卽僉憲桐丘公也又再傳而大武諸昆弟
仍復吳姓故今稱儒林吳云君之沒也萬曆壬午
九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八是年某月日葬北字崗
又二年始及請予銘銘曰太學賢關多魁傑猗兮
吳君奮節俠母二女皎日月抗疏 闕庭褒雙烈
輕千金散弟姪萬里波濤赴父厄桐丘之風軒且
傑予題碣石可泐名不可滅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公諱乾字健甫予先府君南溪公之長子也故別
號少溪公少跣跣不羈已而予稍讀書爲文章翁

良少卽解節縮力樹畜也府君愛予暨弟且嫚罵
公曰蕩家子遣之從縣有司督鄉賦公又數擁歌
妓與諸少年習賭博貲且廢復從道士煮丹砂可
化爲黃金者相客遊當是時里中長老半嘖嘖口
公半且指公爲俠邪者流已已而予舉鄉進士公
例罷督賦間操貲出遊燕象數千金而歸府君稍
喜慰然侷儻不受約束府君數嫚罵之及見友愛
予與弟良三人鴈次侍而府君抑未嘗不沾沾色
喜也已而予舉進士令青陽公復再遊燕府君病
且沒張目顧良曰吾藉祖父遺產萬金然不及券

分今且沒其首擇田若干畝以給族之貧者餘則
以其沃野者授少子大有次則良次則乾次則坤
已而母李孺人復相繼沒予與公奔喪來歸公治
喪畢始奉府君遺言爲瓜分大較如府君指而予
與弟良亦父事公無間言及予錄尚書郎出按兵
粵州河朔間公亦且以貲爲太學生與四方奇崛
之士遊輒又自喜數掀髯語人曰吾固當仗劔當
世取功名豈甘共閭里浮湛也嘉靖庚戌虜犯京
師 天子寵大將軍大將軍頗收召天下之奇
材劔俠而尊禮之也或以公聞大將軍檄而入之

言 卷之二十三
賭公奮髯借箸指畫虜情處若流大將軍錯愕揖
爲上客然公視大將軍驕而輕脫似非可與共功
者迺辭去歸來乎山中未幾海寇猝起矣東南數
十州郡不習兵革者百年而海賈數勾夷內訌所
嚮如燬 天子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
嘗之然師之覆與城邑之陷者朝且夕也 天
子始按誅故督府而以歙州胡公宗憲從御史代
之當是時永順戍兵未至麾下僅三千人而他所
檄召河朔健鬪者之兵先已覆沒賊之鋒甚銳公
不得已間出繒餌賊以牽之且遲戍兵之至未幾

戍兵至賊且平矣適執政分宜與華亭共爲田竇
隙華亭疑督府胡公者爲分宜私人而不當令其
以兵成名受知 天子也數私嗾南京臺省爲
飛語以撼之胡公窘聞公多奇氣又嘗以丹砂事
故嘗與趙光祿善趙光祿卽貞吉故所從翰林畫
兵事而左遷之者也于是屬公客遊趙光祿而因
以關說大司馬張公鰲張公鰲方擁重兵畱守南
都與督府胡公相緩亟及聞公與趙光祿輩所共
游揚大較於是徧以請於臺省故所爲飛語始及
稍稍熄督府深德公嘗欲借海上戰功以敘錄之

公竟謝不受已而謁選授廣東都司經歷經歷爲散僚而公且耻束帶嘿嘿也獨與省城士大夫爲雅遊久之御史蔡公結及他藩臬使頗聞公習吏事稍稍以獄之滯且鞅掌者嘗公公輒效方亟公爲左右手適海賊數百艦逼波羅廟張甚省城諸士夫故習聞公知兵事十數輩間請蔡假之兵擊賊不則姑治兵爲聲援以居守當是時蔡以擊賊屬督府事於御史無與也且疑公以兵自喜一日漫問公曰若試計擊賊與守孰便而公亦漫不知諸士夫之請也前曰按兵法此特流賊第先聲以

散之不令迫近地擊非計蔡猶疑公之陰令諸士夫請授兵而陽謝公以所云也公前奮袂曰事易知者賊以波濤爲窟遷徙鳥舉假令我擊之東西奔如捕風然惟提枹鼓嚴斥堠以待之已而他將飛舸擊賊卒無功蔡始釋然且器公知兵金吏事矣於是檄署新寧新寧縣縮海而悍有巨猾椎埋爲姦煮海而富數持令短長出飛語上變告前令以變告去者數輩矣公下車輒縛首惡餘置之不寒而栗盡索縣中所詭辭罔上者五百餘章上之蔡以爲一切舞文巧詆無足治竟得檄諸司報罷

縣故多積逋歲入者僅十二三有司數按空籍徵之富厚者代輸而貧貧者鬻子質產而流亾甚且償其甲而乙者踵相至矣於是一縣爲空公廼下令第賦新者其他舊所逋負按戶若干擘爲五而間歲入之於是衆歡謝願如約而以請於蔡自縣新寧來逋負者無歲無之苟不爲方略非獨苦民抑且苦長吏願守便宜如所請蔡領之且聞新寧縣之老穉輓輸者不絕也於是例下諸州縣而公以吏最稱已而觀察陳公道基來蔡以公耳語陳陳亦間異之牒報海賊數千人列艚入犯陳趣郡

縣兵迎擊之而故總兵兩人以罪罷者冀自爲功以贖陳以問公公畫地曰不可賊艦之大者爲樓櫓睥睨伏兵可千人小者半之我舟十不當一彼方順風而帆且據高而下瞰我其爲飛炮火器若大山之壓卵也不如勿擊便姑避之第以奇兵張左右翼覘其深入繞出賊背縱火從上風焚之可立盡兩總兵卒不聽已而出師金覆當是時公之聲籍甚故宰相梁公儲家中書公女適王生夫婦從闔帷間以語言相礪礪而婦自剄其婦之母則龐侍御公尚鵬內兄也時且挾兩家以劫有司

而王生獄繫者累年矣陳間檄公公獨驗屍係自
劉歿衆大譁公以手指示衆曰卽如王生欲殺婦
其能令婦自爲仰頷以頸受刃邪且爲婦而使夫
以手刃之豈所宜有縱不爲歿婦恤獨不爲文康
公地乎竟爲更爰書而王生迺獲末減而新會縣
有弟故殺其妻而以誣兄者絞論數年矣公按屍
單所畫傷得其仰手絕吭與足踣陰處法合立斃
不當如獄文所載遲之十八日而歿於是召兩家
長幼各一人至且令分至他所而叅伍之廉得其
弟故殺狀竟抵罪當是時稱公爲神明與錢若水
等移判南寧久之倦遊巡按御史朱公炳如雅知
公檄留之而不可始聽致其仕以歸歸則郡太守
飲之學宮然一再至輒避不出而予與弟金罷官
歸共爲角巾竹杖社遊山水間里中人或呼爲漢
三老而公以萬曆甲申秋九月九日病沒矣享年
七十有九沒之日丹砂竈猶左右盼不廢嗟乎公
少多不羈假令公學道有聞固當爲世名流惜也
不偶數以其氣欲爲 國家席緩亟樹功名而卒
僅僅以吏業顯下寮間亦可悲也已娶黃氏女一
人適朱繼芳繼娶郭氏子男二人曰一相曰一桂

俱太學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俱庠生妾
氏子男二人曰一楨太學生曰用可郡庠生妾錢
氏女一人適李文麟縣庠生妾 氏女一人適嚴
與敬其他侍姬不載載其所生男女者孫男 人
曰明徵庠生餘尚幼乙酉冬十一月某日葬之某
字圩之原卽公故所浮家而桑處銘曰公之氣兮
慨以慷公之貌兮髯且張願提一劍兮馳四方扶
虹霓兮奮櫂槍數不逢兮河無杭晚入貲兮始爲
郎混鷓鴣兮棲藩墻顯吏業兮附循良非所好兮
辭名韁戴黃冠兮歸故鄉構洛社兮谿山傍手玉
塵兮共綺黃歲修祓兮挹壺漿年八十兮壽且康
忽仙蛻兮驟鸞翔兩孺人兮蚤已亾窟左右兮臥
明璫載拜稽顙兮銘爾藏千秋之下兮白日光

亾弟雙泉墓誌銘

君沒之三年其子山西行都司斷事夔太學生臯
卜葬於騰字圩之原請予銘予泣而誌之曰君諱
艮字靜甫南溪府君嘗卜授之廬而左右縮二溪
於其間也故號雙泉焉君起田家子少卽知田年
十餘歲隨府君督農隴畝間輒能身操畚鍤爲諸
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鄉人所

共首推之者已而樹桑桑且數十萬樹而君全能
深耕易耨輦糞蓄以饒之桑所患者蛙與蛾君又
別爲劉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應
德嘗銘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今生也游於
斯歿以爲藏今蓋善府君之治桑而沒且歌於其
墓也而不知於中君之力爲多故其桑也亦一鄉
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鄉之所入而君之桑
則又什且伯鄉之所入故君旣以田與桑佐府君
起家糸數千金而羨而其繼也君又能以田與桑
自爲起家糸數萬金而羨已而君遂錄白衣入貲
爲太學生又以貲爲郎授河南布政司經歷按君
之涖官亦輒以移所以力田與桑者而守之以媚
上臨下斲然不失尺與寸故哀然有聲稱然亦無
他宦遊術以結納公卿間也故僅改大寧都司叅
軍而致其仕以歸歸且適予與伯兄南寧公俱罷
官歸也當其社遊南寧公年六十而拄杖於前予
暨君亦且鴈次踰五十而偃僂匍匐於後如是者
糸二十年故里中人亦共羨之稱爲三茅君云南
寧公沒僅七十日而君復相繼逝蓋萬曆甲申冬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嗟乎君不及以詩書顯宦遊

然抑及以篤厚先井里其臨財也廉其與人交也
信於里中人絕無相睚眦而或以緩亟請輒爲兩
家緩頰以解而無不德覆之者當是時里中人共
呼之爲素封或呼之爲漢三老然其沒也猶若有
賚志然娶施氏所產子男三人曰夔曰龍曰臯君
旣瓜分之三子三子各能世君之業以饒里中
矣大較田廬及貲金萬金且溢而君之末年忽以
房中嫗鈕生子男一明年四月又遺腹一姻族間
或按君故厚橐中貯然其沒且亟獨不及按前所
瓜分三子者而以均之後二子也爲飲恨處予獨
不然竊謂龍雖蚤沒而貌夔與臯似金能不廢父
志者異日二子之稍長且婚夔輩必能以君所歛
恨處而善收之矣予嘗手次本末已詳祭文附家
乘中女四人施出者適沈叔陽慎立德嚴祇敬他
姬姚出者適嚴至孫男五人文徵獻徵俱太學生
鶴徵瑞徵慶徵孫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皇甫熠次
字張某次幼銘曰問其服業力田與桑問其爵秩
墨綬銅章問其壽算七十而亾伯兮季兮肯構肯
堂仲雖蚤歿婦則頡頏所最痛者二孤之呱呱以
泣兮猶童而襁吾將抱且携兮以慰爾於玄壤吁

嗟乎白日其光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予師菲泉先生沒而葬沈家山之陽許方伯公應元誌且銘之者垂五十餘年于茲矣師母錢孺人年十七而歸先生三十而孀頃且八十二以沒其孫拱日匍匐過草堂跣而請誌予菲泉先生門下士也不能辭竊按先生家世貧生而岐嶷兒童時聲輒與漢禰衡孔融等而仁和錢公某擇婿井里間稍稍聞先生雋穎不羣許聘者久之南峰公以故窶不能納采也適其配孫母病且篤強爲委禽焉當是時母亾姑脫身繇璣翠間習筭鑰操井臼上以善事翁南峰公及其繼母趙下以脫簪珥恣先生出遊且誦也未幾先生魁浙省第二報者至母獨不色喜且泣而告於姑之祠擗踊而號蓋痛姑蚤世不及遲先生之一第也予少執經於其里而聞之者如此孫母沒且久而南峰公猶鰥而匹處母擇其帷中之娣姒以執巾櫛於公已而先生又舉禮部第二令奉新令丹陽入爲職方調膳部郎是時予尋舉鄉試往來邸第間數睹南峰公所舉少子汝頤與孫獻策獻功者相肩隨母金乳而

衣食之無以間茲又予所從先生於宦遊而習見之者如此頃之先生錄膳部病且沒母於時括先生所故教授諸生與從吏以來所貯圖書及他田宅殆千金而美或謂母當私之母不聽盡傾橐中裝與圖書田宅金聽南峰公三劈而瓜分之絕不以靳也又十餘年南峰公沒或謂公所舊爲瓜分者似無當母亦謝之若不省也當是時人呼母爲賢母又久之策輩卒以故所瓜分者瘠又婚嫁雜沓至漸不支而耗矣予罷官歸始及悉母養殮之不給也稍稍歲遺粟帛以佐之而母卒以家之落鬱鬱無聊又哭少子功以盲廢頃之又哭長子策隨亦病沒矣其沒也猶張目左盼予所携木而顧孫拱日曰我今沒猶藉而祖帷中士所及蚤爲棺而待我者笑而瞑拱日泣而聞之予者如此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竊痛先生不世出之才卒一躍而不畱所遺母之孀處者餘五十年零丁孤苦坎壈百折不及一日叩首輾眉其間甚矣其可爲持酸而流涕也拱日以下曰拱恩拱壁拱朝拱極曾孫曰與琦與庠與彥猶當有鸞翔而鵠峙者拱日卜以某月日合葬於先生之兆系之銘曰年三十而

言
卷之三十三
四
三十四
總帷空又五十二年而合墓宮固爾封福祐同上
不見白日下不及黃泉於萬斯年昭無窮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我歸安貳尹楊公始下車望其貌則麗眉紋頽業
業然如不勝殆以道自勝者也已而與公膝席則
恂恂然不出口間出數語品畫古今又犁然漑於
心也覽其生平文章所著之什大較嚙括古作者
之旨而非世之侈繪剽獵以爲工者予稍稍異之
及扣其自公少從諸生時古林沈公楚侗耿公輩
企檄召相與帷而納之弦誦故其數奇進不能掇

一第翱翔王路而退則醞釀兩公者之深以教授
里中里中之雋且秀者數十百人今企鱗次雜選
以進戶外履常滿而公間貫衣旣以膳或不給也
當是時公之聲問已衰然州郡間不異古所稱明
經獨行之士者已及以次齒貢僅貳我邑貳之秩
旣卑不及引其職以見知於上官予頗爲緩頰諸
公間而公之譽望稍稍起行且欲書其最以薦之
朝未幾公病且沒矣貧無以爲殮令或分其貲以
殯之而公之喪猶不能返之故鄉也伯子某仲子
某千里來奔間過山中匍匐謁謝且抱狀而泣以

誌請嗟乎予知公之賢於其生也不能直之當路其沒也又焉能不爲之書以待之身後哉按狀公之先世貴溪人錄選一公挾貲賈順昌占籍焉今且十世而詩書者索索不輟矣公名烈字武卿號孺溪大父觀爲嘉興丞父懋爲吉安訓而公少旣世家學強自刻礪事父母孝其所力古之道蘄然不失尺與寸里之人習其行而尊事之公之來貳我邑於俸入外不他受一錢老蒼頭爨馬矢以供餽粥方其赴官也携諸子而訓之曰吾少慕高節今且從吏不能爲若輩温飽計若輩第自努力耳

嗟乎公之服官僅朞月其不幸而沒也卒無貲以返櫬其亦皜然不滓者已子男四曰霈曰霽曰霽曰霽曰霽曰霽其以墓銘請者霈與霽也金高才生而能讀父書者其墓兆及葬年月日猶未卜特預爲書之者如此銘曰學而不逢其數且奇服官而貧其行畫錐銘爾封兮百斯年千斯年皎然白日其無摧

貞惠陳母墓誌銘

陳母者予同年故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雨泉先生之女而以妻太學生金某者也某之伯兄爲敬成亦太學生予以長女妻之而雨泉先生亦

生女而秀慧徧擇名家子已而得敬成弟某笄而歸之歸僅暮年而病亾當是時母方髫年哭之哀欲以死殉子女同他妯娌數以夫君蒸嘗之無托解之得無歿已而毀容孀守趾不踰序聲不徹帷終其身不茹葷不服璣翠而蕭然如比丘尼久之擇子女所生子曰某曰某者母而字之又以夫君故嘗受大父之產若干特取什之二以給釜餽而以其八聽敬成瓜分兩子供祭享大較事敬成如事舅事子女如事姑亦終其身無幾微見辭色予內嘗一過女家一來歸輒一口畫母於簪珥間而能以詩書禮義淡苦自將者也久之兩子婚且孫而母病亾矣年僅三十有九兩子卜以萬曆丁亥十二月二十八啓其父窆而合葬焉乞予誌予竊歎古賢士大夫之歿事大較一時感憤而絕吭而手刃者易若遲久之從容就義而百挫不折者難此蘇武之所以牧羊北海上十有九年而節旄盡落及其白首來歸而史官書之與豫讓王蠋輩等蓋有以也按今國家故事婦女之赴焚殉縉若宋伯姬或空帷年五十以上始得請之朝旌其廬否則若母之賢亦不免閤然無聞也已悲哉予偕

金氏族訟議而私謚之曰貞惠按古謚法正行曰
貞慈下曰惠母雖不及赴焚殉緝以烈稱而於貞
若惠亦庶幾古者易名之誼也已爲之銘曰生同
衾兮死同穴金可爍兮石不可泐墓千秋兮松枝
女蘿之附而日星其揭嗚呼長夜之臺永無滅

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詹事府簿吳君繼宗抱伯兄繼祖所爲母孺人程
氏狀過山中跣而號曰卜以某月日權厝母於邑
之和樂山之阡而行且葬敢乞銘諸墓已而又出
兵部尚書呂公光洵所爲書其父處士名漢者之

褐且曰呂公所手次予父者若此而予母孺人之
內助爲多也予覽之處士君起家賈豎間然能以
詩書藻畫其躬以古者義門之遺友愛五兄弟系
貲鉅萬而稍稍輕財好施與賢士大夫遊其所浮
湛閭里間大都類漢長者豈古之材賢隱於魚鹽
販糴者流而太史公所稱素封者非邪已而又按
伯子繼祖所手次母孺人狀蓋繼祖前孺人王氏
出也始生不決旬而孤而處士君悲無以乳之於
是卜邑之故土陳伯休之裔而其父曰某者之女
年十七予父委禽焉歸而生子曰繼宗曰繼魯曰

繼曾曰繼儒彙彙然且四矣然而乳繼宗之孤恩特甚而孤亦忘爲前母出也事王父母以孝聞已而相繼沒而伯父某伯母某方爲家督而予父處士君事伯兄如事父一切內外貨聽兄瓜分不以與而母孺人又移所事王父母者事之如舅姑禮而終其身無間言也當是時予父處士君雖以雄江湖間爲賈人遊而能翩翩乎如傳記所稱君子富好行其德母孺人所從簪珥間相爲師友而匡翼之者伯且什已而家復火予父處士君且謂天之所譴且廢矣當不復起而母孺人又從煨燼間

獨脫簪珥及千金以復故廬或謂母孺人所席帷中之橐第以私之繼宗以下可也母孺人亦叱之不以從嗚呼母之賢若此亦庶幾乎詩所詠鷄鳴葛藟之誼也已繼宗繇太學以材行顯拜詹事府主簿故得以按例封處士君如其官而前母黃及母程並封爲孺人繼曾繼儒及妾所生繼革並太學生又繼泰禮部儒士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嗟乎孺人之沒也以萬曆丁亥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可謂壽考駢福也已系之以銘曰其生也膺霞帔之榮而燁燁兮七子其從其沒也附馬

言 卷之三十三
鬣之封而索索兮三人其官載之女史兮矢令終
銘之名山兮昭無窮千秋百世兮松楸猿鶴之長
護而福攸同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者操貲賈茗雪間予未之面也
而予故有一廬占籍錢塘次公因客前儼之稍稍
貯圖書督訓諸子紹明輩予於是亦及稍稍與次
公往來西湖上客輒稱其浮湛烏僕間而其雅知
好修能以詩書相冶化者也予於是以其廬遺之
數共之遊予亦稍稍見其言不妄齒頰行不妄步

履斷斷如也間扣其所起家處次公輒退然避讓
久之病且沒紹明服衰墨杖苴竹抱錢進士所著
行狀過草堂跣而號曰先處士獲從子大夫遊舊
矣其屬續也無他叮嚀惟令紹明輩丐一言以銘
之墓予不能辭按狀次公諱瑞字應禎棲竹其別
號也先世東晉初諱元禪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
宅故世家歙州篁墩之上傳數十世迄周臯家且
落矣而公脫身出遊江湖間解橐中裝無他貯獨
能以忠信爲貲以筦榷爲籌起家索千金然事父
與母及其兄長公終身持孝謹不衰頗於齊魯諸

生無以異也及與長公析而長公所當沒而他負者繫數百金而美公按券而償之其所遺孤與寡蕭然四壁立次公復解所貯瓜分而衣食之又從而婚娶且田之於所生諸子亦無以異也其他赴人之急賙人之困如不及貸而不能歸者折其券貧且不能娶而歿無以爲喪且葬者公金櫛而助之其所最難者公嘗販栗湖中以歲浸價且翔公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忍盡時估以取之錢進士之所綴而稱之者如此其然邪抑否邪然間按公所從予遊處覆之當亦無相遠庶幾乎閭里之間富而好行其德者已紹明輩卜以某年某月葬之某山之原予系之以銘曰生於歙賈於浙魂而無不之兮其魄也返而歸之湖山之埤題爾墓銘而碣碣可剝銘不可滅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君諱志文字鳴周號岐峰予同年近川京兆公之冢子其先繇歙州徙構李再徙鹽官家袁花里世以簪纓相望者也近川公名秉彝倜儻不羣多大略以禮科給事中侍 肅皇帝抗疏言事杖闕下謫爲邊尉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尋補吏部

累官主爵其所拔淹振滯推挽天下豪雋之士若
流水已而歷廷尉京兆而君年尚少留爲家督所
携仲弟某季弟某朝夕惟誦稍稍抗父道臨之而
兩弟亦父事君嶄嶄然唯謹未幾兩弟後先中科
第而父子兄弟赫奕當世矣君於是時獨與沈侍
御某胡叅政某暨予甥孫允升輩金以高才生結
社西湖之上下帷讀父書及諸六籍百家言絕不
知戶外事予適罷官歸間過器君竊歎京兆公家
何名駒之多也頃之京兆沒計聞君號慟幾絕科
跣走京邸疏闕下天子憐之遣官賜祭葬

如例君携兩弟孝事陳恭人恭人又沒於是君首
傾橐中裝千金徧渡湖上諸名山尋獲今所葬五
雲之深蓋異兆也越若干年隆慶丁卯君亦以南
太學生中應天鄉試又十年數擯於南宮謁選主
爵授廬州府通判君耻不及第進士而所授者又
冗散不及專城縮綬以抗功名于時也臨江矢曰
吾所臨官有不能奮報國家者如此江已而抱牒
佐二千石一切苞苴不以入甚且屏故事却稅羨
君旣多幹局又甘苦持廉聲籍甚於是督漕都御
史吳公某暨督河都御史潘公某金才君疏名以

聞河所當懷仁睢寧等處最湍悍或以漢瓠子黃金堤等也君輒躬畚鍤竹石倣古埽法明年堤成按所費減故事殆數千金諸按節交章疏君功坐無爲州太守缺員以聞 詔如疏晉二級特補廬州府同知仍領州事如故當是時君旣以彊幹聲江淮間起家不三年而 天子採使者言翔貴君至此抑異數矣君於是益自奮厲革里坊平市價飭學宮置膳田明獄訟省徭役建橋梁繕圯岍所畫封以內蹇蹇鏡淬不遺餘力其所最爲卓犖者有三其一州嘗旱老穉轉徙亟君請發倉賑未得報輒擅發所活數萬人其二蝗起蔽天君露禱蝗輒出境甚且盡投黃湖與白湖以殪其三君嘗領部使者檄勘廬洲舟暴風覆舟漂流數十里從卒數十人全沒而君獨從舟窟携一吏及所縮印以出嗟乎豈君之憂民者誠而天故假之神以顯君名業邪尋襄寶應湖之役以勞詔加俸一級賚金幣未幾坐忌者口抑稍稍倦遊上書乞骸骨當事者畱之不可致其仕以歸歸而州之吏民所伐石而碑卜宮而祠與千里而泣送之者踵且接於路也嗟乎君之他所爲細行若葬族伯及恤孤

寡閭里里人所口畫而髮櫛之者無筭大都半類漢伉直半類漢獨行予不暇書第擇其大指皎然縉紳大夫之耳目內則孝父母與悌弟出則樹功業聲施當世庶幾傳記所稱有典有則國之著蔡者已君之生以嘉靖癸未九月朔日其卒也以萬曆己丑三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京兆公以子貴加贈通議大夫而母陳恭人亦加贈淑人君始娶配屠氏繼娶許憲使嶽之女金贈宜人子男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金屠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金許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十三人其所許聘及娶金吳中名族允陽等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之金粟山之陽或曰其所當佳山水蓋於嚮所卜五雲略相埒乞予銘銘曰山爲礪兮海爲帶日月所躔兮蛟龍所奮紫氣其伏兮玄宮其闕冠與劔履之藏兮千秋萬禩其無艾

程母墓誌銘

程母者歙程君甘溪名鍾美者之配也其子曰雲鵬有俊才善屬文萬曆癸酉繇太學生以詩經魁順天鄉試而予甥顧侍御名爾行者與之同舍又同第爲綰帶交未幾鵬且歿侍御君過西湖數主

程君家而予亦往來湖上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峰之深程君好賓客輒時時携樽壘以從其所操肴豐以潔間問之則錄母善事程君數脫簪珥供甘脆極水陸之珍以歡客也故程君之客傾浙諸縉紳家亦數爲口畫母不置程之先世故起鹽筴而饒而中落矣而母獨能從巾櫛間以身佐程君力爲推挽併教其子鵬以成名鵬雖蚤沒不及宦遊爲祿養而諸縉紳之哀其子併憐其母于今不絕也母年十五而歸程君姑且亡後姑暨姊妯輩數瞰其瑕指以窘之而母益以孝謹自將於是交相歡而後姑姊妯抑未嘗不歎母之賢也程君錄鹽筴爲諸少年所批根引繩幾陷不測母泣而訴於按節使按節使猶不解母輒大呼哭于庭挾一劔斷其指血淋漓濺使君衣而指且絕而躍者三使君始大驚以悟且悔且悲縛諸少年按法抵戍而程君始及出浙之諸縉紳無不轉相聞而傾慕母謂其有古烈婦風其孫爾前服衰號跣抱狀而請于余余憐母之俠烈不忍拒而系之所聞者如此按狀母王氏其先繇汴從宋南渡永昌里而程之先世亦由歙徙錢塘義和里故兩家全占籍于此

婚締焉女三人孫男二人長卽爾前邑高才生次
爾遠爾大男女嫁娶並名族行且卜於巳丑十二
月二十九日葬於西湖中台之麓銘曰中台之原
佳氣鬱葱母之生也能劔其指而脫夫君於阨其
沒也必能以其遺骸而廕子若孫兮福祿其攸同
嗚呼茲謂程母之墓宮千萬禩其無窮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太學金君名敬成者予所擇而以長女娶之者也
初姚孺人歸予久之而未子已而乳長女稍秀而
穎予絕愛之卜聘者沓至而予必欲得佳兒以當
之也時予宦南省學使者胡公植於予交爲最深
爲予徧選吳中兒不可得俄而吳江金孝廉月川
以其孫敬成來請婚未敢許遲回且三載予適齋

宿省署中夢先府君以予畱滯金氏請怒甚驚而寤策馬歸邸舍以夢語姚孺人比孺人亦稍稍私聞敬成秀且穎贊予諾其請甚力俄而金之媒氏猝至自外叩叩舍扉矣予語以先府君夢中所戒遂許之無何徙臬粵州假道五湖之曲而敬成甫弁出迎予貌之喜曰安有美好若冠玉而不以翔顯者乎然客或訾金故名族而族之衆或互相睚眦也已而予送婚過月川家比宴族衆無一至于錯愕停杯不敢飲明日予持刺徧謁金氏族金氏族以予先禮讓也歡然過之而月川父子亦歡然迎而醉之金之族相通自予始當是時月川公繇先世文正公家曹溪故號富溢及月川舉鄉進士久且不第而其子太學梅巖公某近孱弱怨家頗齷齪之家且半落矣君旣婚稍稍以詩書露頭角尋以貲挾策南雍未幾月川公計偕且以孫婿吳選部方從中處軸輒携寵姬馮累橐裝數千金將謁選比至濟而病沒君千里奔喪入南徐輦祖殯以歸當是時君內以色養父梅巖公及其母毛孺人外以抗族里諸少年嶄然不失尺與寸已而梅巖公及毛孺人相繼歿君奮然起衰墨中獨繕三

喪以葬如禮併寢衛門戶而故時與祖父相壽張者卒爲解頤以游予嘗過之見予女所乳子男七人鴈次而詩書也其所娶婦且四五妯娌之間彬彬然古之彤管所次也其所最厭飫鄉黨及士大夫之深識者君方脫身迎大父喪或說其從馮旅羈中邀所匿裝可得千金而羨而君謝不以應且別膳馮以腴田二頃終其身也其所爲一切內外賦役皃皃然以家督自任而不以絲毫煩同母弟某及異母弟某然兩弟亦知兄以身覆之相與父事兄卒無間言也弟某沒遺婦陳氏君瓜分二子某某以繼力爲孝養之不輟而陳亦忘其孀處也其所調攝族里予又見其雖雖禮讓而曩所互相睚眦者於今冰漸而冶化也可謂恂恂然大雅之士矣惜也天歿之以筭僅年四十二而亡雖蚤亡而諸男子守其教不衰入太學者二人曰某曰某以邑之高才生稱者四五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未及掇科第而廩廩孝謹或謂頗近漢萬石氏子弟也然則曩時月川公所請予婚如彼之勤予先府君夢遺所云又若神爲之佐助者無迺天啓予兩家共爲百年姻締與古之朱陳略相當也

言
歎嗟乎予雖哭君之死而予老而未衰予女猶及
亢君之門戶而成君之子若孫君亦庶乎可無憾
也已女一人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二人所婚嫁並
吳中冠蓋翩翩乎未可量也志道等卜以巳丑十
二月二十四日葬某字之原來請銘銘曰震澤之
南佳氣鬱蔥溪流相縮帶今峩峩乎馬鬣之封異
日者山川之孕子若孫今行且繩繩其未艾也而
福祿其攸同或問銘之者誰曰外父今七十八翁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任侯之縮綬而令我邑也適歲侵負賦不能辦侯

恒乎中憂形於色數對吏民欷歔流涕不忍亟歎
朴前令其嘗匿故負者數萬詭以辦聞於朝而監
司按督之不置侯數免冠願解印綬去當是時邑
且炊骨易子而食而卒不忍轉徙流竄以去者蓋
恃侯之深仁也已而侯抱田廷尉所爲先處士公
狀來乞墓誌銘予手讀之竊歎曰甚矣侯之仁深
近乎海而故本之河者也按狀先世河南寧陵人
洪武初諱零者始以武功遷蜀之旗校隸忠州零
生貴貴生俊俊生仲實仲實生五男長曰欽次曰
鎮曰鏡曰銳而處士公鉞其最少子也世阡陌而

處士崛起與諸兄相詩書冠帶其間當是時處士
風素不羣其所蘄然擇地而蹈大都類漢長者間
按狀所條畫其與人坦夷平易不設城府然其中
所獨持處則矯然冰霜不可干以私以故州里化
之而少年負俗者過其廬或多慚色此與古之望
廬而返者略相似也好施與見里之雪臥而凍者
解衣衣之甌塵而餓者分食食之故負其貲而沒
無以爲殮者則又燬券而他助之此與古之麥舟
之贈無遠也伯兄故城居疫氣流行族里且絕跡
處士奮不顧獨潛然涕洟匍匐侍醫藥候面訣殯

殮執喪如禮躬負畚鍤而葬之或謂處士且不免
他染而卒無恙此於陸雲駒所篤兄弟何間也處
士娶楊氏楊未歸而父蚤亡處士迎其母與所生
父母侍養者五十餘年闔郡人稱之其厚內外姻
黨此於顧潤之之事俞長孺又不相盃也共涉者
遺金中子且拾之矣而處士勒之還歸家有奴操
其貲百金脫裝逃處士復弁髦棄之不以追也間
買墓田一區其人故習知處士可以壅斷而要之
價且什數倍衆爲弗堪處士亦卒不以較之數人
者金懷處士德終其身肖像以祀茲又大較於傳

記所次古之名德若漢范丹若晉甄琛若梁范元
琰若唐柳公權若宋范堯夫輩所稱或相後先或
相伯仲事數從厚而不忍以絲髮自假者嗟乎廷
尉云鄉之人共以方之陳太丘以予觀之太丘者
誠古之厚而猶有砥名礪行之氣在也而處士則
天所篤生傳所謂性忠悃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而
流風蘊藻傳之我侯於今猶家法不改者嗟乎太
丘沒而其子若孫紀羣輩累世勲名爛然鼎彝竹
帛間迄今赫赫若昨日事然則處士之德垂後裔
其所共侯焜熠於身後者豈特今所睹而已乎子
男二長卽侯名道學第丙戌進士次道充州庠生
女二長適丘養直次適王錫輅孫男五志伊志曾
志臯志益志龍金讀處士所遺書而翩翩乎鵠峙
鵬舉者已處士享年七十楊母亦享年六十內外
房閨之間終其身相繼穆如賓客以丁亥七月二
十七日合葬之雲鳳山之原銘曰岷峨之深多巉
巖古來異人生其間處士藻行倬雲漢薄夫敦兮
鄙夫寬我今書之名不刊億萬斯年照空山嗚呼
猿吟兮沈寥鶴唳兮飛還世且福廕未艾兮冠纓
印綬其珊珊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樂清侯二谷先生予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字舜舉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君鍊任節俠永嘉王君德譚經略而先生暨華亭莫君如忠治古文及詩歌然先生尤好爲湛深之思予不自量抑稍稍共五君相頡頏以爲聞于時已而各以授官散去其所爲離合顯晦不同而要之同歸於道者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沈以上書詆執政徙塞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出臬南粵且棄官去已

而海夷內訌復提兵赴族父難歿之予亦以忤當世免官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世路乍告乍起者三十年始僉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鉞參大政以究所爲戮力四方之志命也然予於翁之沒間表其墓沈及王之歿復書其烈及碑賜祠而沒且屬予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之沒而葬也少子某抱其弟某所爲狀屬予銘其墓予安能獨無情乎哉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囚書暇輒下帷謝賓客讀六籍及百家言間與曹郎王公問皇甫公汭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相與選勝休沐分曹賦詩

風流文藻於莫華亭無間焉於叅議廣東提兵大名道頗得先生文武材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稍稍聞其撫災賑饑不下古富鄭公青州之遺獨故嘗以文詞忤江陵相公坐構去其死事雖於沈會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聲則又於兩公者或相鴈次矣及按先生罷官歸而臥林廬也入以將母出以悌弟及服喪讀禮所散橐中裝以贍內外姻族隣里鄉黨則又有翁廣平之所不能而櫛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予所詠六子蓋兼之矣然攷其自則錄上世節毅公富高大父誠

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義而流耀後昆者遠矣方其年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構逮繫走數千里守闕上書悲慟天子爲之霽

威縉紳大夫於今聞之猶爲欷歔而嚙指飲泣者其沒也猶手書祠堂事以授少子某其於名理大誼類如此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什晁太史璠嘗序而傳之以行于世享年七十有五葬之三台峰之麓子男六人曰興邦曰化邦曰儷邦曰任邦曰保邦曰傅邦化邦中鄉試卒他金郡縣博士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二十餘人中多

魁壘相望而未艾者銘曰其人朝也文學政事鏗然巖廊其解紱也角巾竹塵山水徜徉生不爲三公沒猶爲文昌銘爾藏聿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海上異人乎翱翔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予卜墓宮武康栢山中有兩生沈錚與鍵從予遊嘗囊所著舉子業過予予讀之翩翩乎飛兔騷裏之才也已而又同兄錚抱其父栢山先生所著詩什屬予序而傳之以故數共嘯歌山之深及弔孟郊所廬而井處亦及數覽睹兩生所爲兄弟相師

友而以詩書俎豆唱和其間甚適也久之又稍稍聞兩生孝事母翁孺人併孺人所力紡績操井曰以事栢山先生且拊前母子鑊而教之與兩生等故三兄弟金及讀父栢山先生所授手書補博士弟子員而鍵尤才以善文禋行名邑里間然數奇卒不及掇一第而沒其沒也以母衰且病所侍湯藥臥起雖溺與遺矢必掖而携持之不甘食不解帶不停睫者竟五十晝夜服勞久輒病先母三日而逝萬曆庚寅五月七日也當是時母子相繼歿而遠近戚屬哭其母及其子獨深蓋悲子之才而

不遇孝而不及奉母之終而其母垂絕而又不能
有其子也或曰里人爲之罷市鹿門山人聞而歎
曰其然邪豈其然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之
栢山先生所舊藏故宫處銘曰吁嗟乎母兮先公
之宮吁嗟乎子兮復附其封我題丘墓兮千秋昭
無窮松楸永護兮佳氣鬱蔥

勅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亡室姚孺人者高郵蘆溪公季女也少聰慧不羣
高郵公手授孝經列女傳及語孟諸書孺人輒口
誦之已而歸予數共予按古以來名賢淑女所當

嘉言善行處而畫一讐次之稍稍中大旨共爲解
頤予少不諳刀錐錢布而獨好貯古百家書間破
孺人所携始嫁者之璣翠縞繒及他橐裝以買之
孺人不恡也已而予兄嫂及他妯娌宴會環珮珊
珊矣孺人獨以布裙耆簪魚貫而肩隨之不以厭
也未幾予第進士數以戇忤執政者三而執政抑
嘗以睚眦三奪予官所從吏部調洛州從南京禮
部出僉粵西又從大名道提兵戍塞上時稍稍顯
吏業卒坐構罷官歸翱翔中外者十七年而孺人
輒以予所忤未嘗獲從例沾 天子一命之榮

孺人亦未嘗以系歛而怨也嗟乎孺人抑亦達矣予既罷官歸而日夕耽者故所貯典籍及文章詩歌之什或共友朋壺觴奕棊山水間而於治生事半聞半不聞又賴孺人內則筦鑰米鹽外則按督諸僮奴臧獲十餘輩力田里勤紡織間操子母錢以籌時贏而家亦稍稍起所嫁三女婚三男及爲兒輩營第宅一絲一珥一椽一石金繇孺人掌股間予殊不以絳於眉睫也當是時間里間或羨予三兄弟金及鴈次饒世業而不知予所中籍者獨孺人耳孺人所生子曰翁積頗雋穎然以其豪舉而宕也不以愛獨愛妾二子曰縉曰綬已而予以年老而析之也人或說孺人所自爲家督故當半以私之積半以劈之籍與綬孺人不聽聽予按三子而瓜分之當是時間里間又口畫孺人之能且賢不置也其年六十五而病彌留也適予他姬所生最少子曰維僅匝月孺人猶肱臥於其榻久之明日封內外筦鑰手授予以訣而沒嗚呼予嘗私謂孺人上之關雎下之鷄鳴及按其暢名理解文義當與古之辛憲英徐淑略相似予所共結髮而牀第者四十五年未嘗不師且友之而爲內助也

言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
惜也孺人先予偃然以逝而予獨留滯至今今且八十而衰以耄矣予每恨不能按國家故事乞恩以寵褒孺人然猶得籍兒國縉舉進士令章丘入爲侍御史於朝而勅贈之以償予之憤且嗚咽也已先八年甲申嘗卜葬孺人於武康上栢山之麓已而他堪輿家或謂穴法稍峻而偏左特卜故所葬而下且迤邐以右若干丈尺獨穿其左則爲予壽藏縉且卜以年月日焚 天子所賜黃而改

葬焉孺人所生女二人長嫁太學生金敬成次嫁給事中董道醇而他妾所生女二人一嫁呂河龍以貲由太學生爲指揮使一許聘居翼隆積所生孫男一人曰元禎亦以貲由太學生例授光祿寺署丞綬所生孫男一人曰元祉而元禎所生曾孫二人曰兆河曰兆海銘曰我生今於汝乎同衾我沒今於汝乎同穴魂則無不之今天之長地之久而昭日月嗚呼山斯枕且麗今泉斯帶且潔他日携冠劔而共藏兮石無泐銘無滅

明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誌銘

先生名奎字伯文號珠山起家刀筆間以文無害稱繇布政使司吏再考從事錦衣錦衣者古所稱

言 卷之二十四 三 陳三十七
司隸校尉之職而領天子詔獄者也以游徼督察
爲功而公故雅善詩頗跌宕自豪竊耻之聞比部
郎李攀龍徐中行及山人謝榛輩爲詩社遊於是
手所著詩謁之而諸君者且驚且訝相與招之入
社共爲唱和長安邸舍稍稍傾動諸公卿間時陸
太保公炳掌錦衣亦雅聞公不敢以從事史遇之
引爲上客太保公方藉 世宗皇帝寵倚之彈

射中外一切非常威稜所嚮聞或慘覈公時時從
中關說太保亦時解頤以聽而錦衣衛經歷沈公
鍊者海內矯然文章忠義士也於是兩人深相結
納共爲推挽未幾徐公學詩趙公錦吳公時來輩
後先疏劾執政下 詔獄公輒附耳太保及沈公
鍊相與互爲擁護故諸君並逮繫 廷杖獲免歿
而以之編民戍邊徼當是時中朝士大夫並推公
與漢樓護晉郗超等其所最爲縉紳間聲稱者處
徐公學詩與沈公鍊事爲最故事 詔旨爲民者
例 陛辭輒往戶部報名公從錦衣獄擁徐公行
而謝山人榛亦尾而來追三人者相與歛歔嗚咽
仰天畫地市衆愕然指曰若人者相君父子所讐
次骨而甘心者也彼二客何爲猶不畏虎齒牙間

言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十
哉及入戶部日已晡尚書令及諸曹以下全避去
公猶厲聲曰徐公者天下士 聖天子已憐無

他而赦之矣諸公輩反齟齬之耶謂國體何於是
曹郎從帷中聞之內愧趨出而徐公仍護署名以
去沈公鍊行且草封事以劾嵩父子諸不法舉酒
屬公以後事公唯唯已而下獄嵩父子力購寘之
歿公仍以身庇之如故諾尋亦未減田塞上於是
時公之節俠傾中外而蕃且欲中公以奇禍者屢
矣公迺脫身去而太保深義公欲以州縣佐錄之
公不以顧拂衣歸歸而探囊中裝無一錢獨尋嚮

所爲詩社遊者方太守公九敘童侍御公漢臣馬
納言公三才朱寧州公孫炎陳太守公師沈太僕
公淮沈鬱林公詔高光州公應冕趙溧陽公應元
沈山人仕劉山人子伯及千戶侯施君輩相與後
先投社翱翔湖山之間最後予亦罷官歸間過西
湖諸社遊抑且併邀予詳見大雅堂碑中諸社遊
數推予爲祭酒而予所最莫逆者公予一過西湖
公輒一貫衣沽酒携壘以從而其他或及或不及
也未幾公之子志學第進士出令婺源有聲矣婺
故無城坐礦盜論戍而公令次子某上書理其事

于朝獲調漳浦尉公已垂白聞閩中多佳山水不厭兒之官固瑣俸固薄而獨喜武夷故仙人所嬉處於是岝嶂肩瓢拄杖以遊選勝而歌所著有閩中稿徙寧陵徙貴溪公亦輒從之於退食暇問所平反外間亦輒移其所故眺武夷者詩歌之如初繇貴溪入爲都察院經歷公跡嚮所爲社遊而吟者金星散園林臺榭半非故物已所至必嘯詠有遊燕稿久之葛孺人歿而公亦同其子扶柩來歸比服闋仍還舊職封公如其官尋改南京輿司馬公復從之徧尋牛首燕磯鍾山石城暨六代蕪宮

廢殿及我 高皇帝所百戰而混一車書處公往往按牒而遊蒐勝以吟也所著又別有金陵稿久之輿司馬以病卒于官公哭之慟痛無以爲殮也爲詩題其像曰五十壽非歿大夫官不卑嗟夫公亦達矣旣葬司馬君課諸孫絕不復問生產事家益凋落而公按故所社而吟者什猶二三在也予間同陳貞亭輩過之公猶巖歌霞矯不自已其歿也公不他屬屬諸孫請予題其墓且曰白雲繞前五山迎我我去矣又明日取筆硯書一炷秉元陽五字及作符若太極圖投之火又自臥榻爲詰曲

作騎鶴狀而曰吾殆非歿也第所謂尸解者也嗒然而瞑舍殮之日顏色渥澤如平時肢體特輕按狀及諸孫所口述者如此嗟乎公生平嘗謂泮舉可致而刀圭可得也豈其驗耶諸孫又言公在錦衣所全活中朝之士被逮者數多而婺源盜發時戈戟牆立徧田野邑之老穉數千人匍匐奔走不能避公獨口授令君籍壯丁爲兵餘金縱之鳥散去俄而賊火煙燄蔽天嚮非公之蚤發則數千人者燼滅矣豈天憐公而故遺之此耶享年八十有二諸孫長庚輩卜以某月某日與葛孺人合葬于西湖某山之阡乞予題其墓按公所當 天子之賜璽書而爵金不以書而第書之曰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者何蓋按公所自好固與日月俱遠也銘曰詩兮而蕭逸身兮而巖泉其生也纍纍乎蓬藿而赤紱不以挂其沒也翩翩乎蜩蛻而首丘不以憐百世之下過其墓官者呼之爲騷客呼之爲列仙嗚呼朝猿兮樹吟夕鶴兮霜還其殆古之秦系賈島者流抑或孫登白玉蟾之間予之書其墓也千斯年萬斯年

明處士任翁墓誌銘

予以衰遲林臥忽一儒生衰墨而望門以號跪不復前不敢歷戶階予強之升戶階又跪不復升堂予強之升堂欷歔流涕嗚咽不能言已而探其囊中所爲疏乞銘父處士翁墓阡始知君名矩觀與縉兒同舉于其鄉者也按狀處士諱室字子明號見川其先世水監公嘗以治水聞江淮間其孫暉占籍松江之青龍里數傳而大父某起家且千金然亦以役鹽竈式微矣處士生而穎異不羣年十八父且病晝夜侍醫藥不解帶者三載已而沒而母某氏復同季弟又相繼沒當是時處士孤而貧且骨立也然以力田多異智其田也不就沃而就瘠躬斬草萊墾穢菑初年畝不登釜已而鍾且倍之歲旱則稔種潦則濕種數瞰天時地利以相俯仰嘉靖辛酉江以南水爲災者數州郡矣處士獨計今歲無禾明春當無種於是傾橐中貲以糴穀穀且千旣倍息而又傾其餘以貸耕者陂塘外高而中隕忽一夕霖雨下注而水且爲壑也處士夜半召遠近閭里共爲壅水下機繕隄以捍而卒無患於是時處士大較能揣摩計然李悝輩之筭以奮阡陌故及脫身而饒又能出其什一之息貸貧

者及其負且不給者甚者做古三買田宅者之遺而不以恠也族之支庶旣以竈窘處士又以其餘貲買田若干畝計丁准田計田出賦而尺籍之以辦族之課故官無遺逋而族亦無患其所碑磔最膾炙人口葉翁者以其女娶處士也當島夷內劫略州郡時刃且薄葉翁頸矣而處士泅水而號救之寇釋葉翁令處士代爲擔負前行且躡且從匍匐者累數日卒之寇亦義處士而縱之來歸歸謂閭里曰丈夫當視死如歸吾赴寇時寧復望生乎惟其不畏死故得脫葉翁而併以之自脫若此嗟乎處士者其有古烈士之遺者與年四十而舉生旣稍長讀書善績文處士卽携之浮家錢塘市遍訪市之雋穎竒偉之士以師友之故生得以起白屋而鹿鳴於鄉然西湖者錢塘之佳山水處俗所故擁畫船簫鼓歌吹而酣者無歇也處士獨閉帷不以出好觀田家五行陰陽風雨堪輿星曆諸書時時嚮人道說較晴量雨輒指一二睹記以爲驗稍稍習養生家不問外事而晝則布衣蔬食以自適寢則呼阿彌大士曰我老人餘生又過却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而沒其沒也拊掌顧生兄弟

言 卷之三十四 三百六十八
輩而曰無作佛事吾非不知有西方然不離自心
今且朝得而晚歸耳安用世塗塞耳目爲也處士
其幾於近道者乎其他細行及三子所舉諸孫男
女聘娶金詳狀中予不及櫛而書銘曰湖之山兮
我且蒼湖之水兮駛且長處士之藏兮鬱相望陰
之後昆兮詩書而翔異日 賜璽書而 褒封兮
日月其光予書其墓兮永無忘

誥封宜人吳母顧氏墓誌銘

予友南京兵部車駕郎吳君仕詮同弟仕諒夢暘
抱所爲母太宜人狀過草堂拜手稽首欷歔流涕
而曰余母沒且六年矣八月十二日啓先公馬家
潭之舊兆而合葬焉乞公爲我銘其墓按狀母太
子少保刑部尚書顧箬溪公太夫人張所出也公
始無子中歲得母母生而淑且慧每宦遊必携之
以隨而口授之孝經曲禮列女傳諸書卽得其大
指公嘗曰惜也女耳假令男當盡讀吾書爲名流
已而吳太僕公獲聘配次子徵先是太僕公旣以
長子期娶施進士侃之女而以繕家聞翁姑間矣
母年十六而歸獨曲爲色養日暮修甘脆躬滌濯
以承中饋以故太僕公津津然材冢婦而賢則以

母居頃之母未及子抑謂伯母婚久而無出而翁姑間稍稍色窘也於是乃自爲擇于氏女以副房惟明年于且嘗舉仕讓越十二日而母亦舉仕誠已而母復舉仕詮仕諒夢賜索索然蘭茁而芝秀矣徵繇太學生以貲授閩藩理問及之官太僕公獨畱仕讓蓋憐伯期未子也母於是不得已獨携仕誠以下從理問君母勤勤然下以督課諸子所受書而上以佐理問君起宦業適通事某以私下海舶逮繫藩獄久理問君白其冤而出之還職彼聞母故奉觀音大士而以沉香像入謝理問君心儀母母獨峻郤之當是時閩之人不獨賢理問君而併以賢母已而理問君聞伯兄喪而太僕公悲痛不自已於是乞差來歸歸而太僕公業以仕讓後伯子矣里有嫗或謂伯母施故繕家其所貯橐中貲殆若干萬緡蓋倍理問君也說母氏上請瓜分之以遺諸子母謝曰均吾子也奈何以錙銖故傷迺公心卒弗聽當是時母不獨順翁與姑而又分痛伯母施施初或稍稍相懟忤而終且蒸蒸底豫也已駕部君又前稱曰兄讓甫生抱瘍醫家謂嬰兒不勝藥惟吮之乃解衆女奴企走而母獨以

吮而於箬溪公之繇歸田再撫滇也母嘗爲擇名
姬送之滇以事公而併於張夫人處曲爲調護已
而母舉諸兒女婚且嫁矣移其所以事箬溪公者
事理問君別爲擇李姬姬故敏給而豔寵或專夕
相繼產二女母復移其所以愛諸子者愛兩女若
已出也嗟乎諸君孝思無已於狀所指次外口畫
者若此而余之姪若孫輩全委禽其家也間亦覆
之亦無異指云余故不忍遺之謹爲撰次以附他
日彤管氏採風者之錄焉母繇駕部君貴 誥封
宜人生曳霞帔而沒且稱賢媛子若孫彬彬然咸
世其家享年七十有七其諸古之高朗令終者與
銘曰母之聲問且蔚兮繇尚書公而手詩書之風
母之承家且力兮事理問公而執巾櫛以從其生
也中朝渥之以璽書之榮而其沒也名山褒之以
馬鬣之封嗚呼余之銘其墓兮千斯世萬斯世頌
然其無窮

貴池令近溪沈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予以河南按察使司副使罷官歸歸而
棲聖水寺同山人沈公仕及通政使馬公三才太
僕卿沈公淮光州守高公冕輩爲西湖社遊而吟

當是時近溪沈公梅亦以第鄉試擯之南宮者且四而於馬沈兩公爲同年也故亦囊詩筒過焉公性夷曠與人交無城府無坑塹間出舉子業讀之翩翩也已復三試南宮不第於是補博士出諭銅陵下帷帥諸弟子讐六籍及百家言譽望稍稍起直指檄校文他省公固辭未幾令貴池貴池吏民稔聞公之故諭銅陵風素也於是父老携壺漿出迎公旣至省供張絕饋遺邑之豪舉而翫法者稍芟薙之其他節冗費決滯獄平賦役刷庠序以循吏稱而按節使所檄而獎之者沓至然公澹宕而亢不善俯仰譽者什九而齷齪之者亦什之一於是解綬棄官歸結廬於茗之上曰永安曰也足別卜築於北山中曰怡閒閉戶讀書嚮所共西湖社遊而吟者並凋落殆盡公猶數過聖水共予徜徉泉石間按公所草西湖誌多先輩聞見不逮其他近溪集併也足堂俚語茗上遊詠西湖遊詠與善惡報應錄諸所手著予間及覽睹而士大夫間亦數口賞不置嗟乎公抑詩所謂大雅不羣者已公生正德乙亥十一月朔日其卒于萬曆庚寅十一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公自高祖進家世安溪

里故號近溪娶周氏先公沒所生男三長汝忠邑
庠生次養元太學生次汝誠蚤殤女二長適德清
庠生徐汝翼次適錢塘庠生薄元宰孫男三長懋
禮太學生次懋義次懋信孫女一適錢塘朱長治
玄孫四嗣賢嗣哲嗣科嗣登養元同兄卜以癸巳
十月四日附葬公於屋東祖墓之麓來請銘銘曰
公之少也鹿鳴於鄉兮文業其昌垂爾墨綬兮挂
爾銅章公之晚也社遊西湖兮矢歌其光煙霞痼
癖兮泉石徜徉公之沒也予題其墓兮呼爲地下
郎千斯秋萬斯禩兮猿與鶴其鬱相望

明故中順大夫常德府知府前苑馬寺少卿
兼陝西按察使司僉事居公墓誌銘

公諱守字子約號省心爲諸生時下帷讀六籍百
家言善屬文戊午中浙江鄉試又八年成進士出
令弋陽首問民疾苦十餘事罷之其他開陂池省
徭役葺學宮厲民俗聲籍甚調貴溪貴溪者江以
西巖邑也公益奮勵移其所令弋陽者孳孳然與
民便安民戴之而公不能爲赫赫名改大名府同
知以父喪歸其所臥苦枕塊以讀禮聞服闋貳守
蘇州蘇故號富溢繁麗而公獨矯之以靜有聲久

之擢南京刑部郎出爲撫州太守撫瀕彭蠡湖水且嚙城而民殆魚鼈也公首檄所司築千隄以捍之撫之壤介長山大麓多浮糧民多不堪公又檄所司按土準畝按畝準稅郡之細氓甚歡洽而他貴游而豪者抑或裂眦以怒適郡內士有柄銓者計削公官而難輿議量徙苑馬寺少卿及兼陝西按察使司僉事去郡之日吏民之遮道攀轅而號者殆萬計然公自念宦轍所嚮與世之顯遊者不相入將築室掃軌不復出公於所生諸子間最愛仲翼隆而予晚年所舉最幼女間嘗欲徧擇名家子以當之而未偶也公守撫時請婚於予及公歸予過海上翼隆前謁時翼隆年十二白皙而神朗間膝席扣所讀父書其所口畫大旨炳然指掌也予喜而許之間亦移書公強爲勸駕久之公廼就道予嘗採楊文襄所疏馬政本末聞之公方抱牒入關而曩所從銓曹齟齬公者又從大計左遷公當是時公解印綬歸來乎山中蕭然閉一室琴書自娛予亦不敢復強公載出也已而當路有知公者遂補常德常德者故武陵郡綰湖而多盜不易治公携兩蒼頭赴之郡適歲侵公首爲發倉散賑

監司者怒不以狀聞公入謝監司亦下之常之人
方翊戴公未幾以病沒矣長子奉母夫人赴官中
途聞訃哭之慟輒殞已而輦公喪以歸鄉之人無
問識不識並爲之歔歔流涕也按狀公之先爲汴
人提舉某扈從南渡始家海昌十數傳而諱可簡
者 高皇帝時以明經拜尚書水部郎又數傳

而生賢賢卽公之父始手詩書授公以公貴贈刑
部郎中及其母朱併妻徐並贈且封爲宜人嗟乎
公舉進士官遊垂二十年而迄今傍城故廬猶蕭
然四壁立也公始生嘉靖戊子十二月五日距卒

爲萬曆庚寅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翼隆輩
卜以癸巳閏十一月廿二日塋公於洛塘楊園村
之原卽公所擘畫壽藏處公生子男四長祐隆
娶太學生沈公志政女次翼隆娶予女次鑒隆娶
經歷李公應春女次翰隆未聘俱妾沈氏出生女
五長適禮部儒士濮應奎次適刑部郎沈公友儒
子大勤次適密邦禎並徐宜人出次適按察憲使
孫公銓之孫懋禎妾莫氏出次許聘太守陳公所
學子昌恣妾沈氏出翼隆同弟輩來請銘予爲之
灑泣而銘曰各業聿聞宦遊獨拙其始之釋褐出

言
三
三
三
九
為名縣令今不及例為翱翔而顧寘之功曹者之
列其再繇尚書郎出為名二千石今不及例參鈞
軸而顧以廁之塞垣者之睫卒之乍浮乍湛再起
再蹶今而顧以客亡於荆湘之澤嗚呼悲乎哉予
今題其墓今谷之嘯泉之咽千秋以還今石河泐
銘不可滅

程母戴氏墓誌銘

休寧程君澹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一日舉母戴氏
之柩附葬于行客降止庵公墓之麓明年春澹之
仲子櫛抱其族伯文潞所為母狀衰服徒跣來乞

銘間按君所世傳寶藏集讀之程氏自東晉新安
太守元譚及蕭梁時忠壯公靈洗以來勲業金紫
相望而稱為歙州右族也蓋千年於茲矣再按禮
部尚書董潯陽公份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印
川公季馴近所為君父止庵公誌其墓與表公諱
應蒼字啓東操倚頓之貲而商江湖然獨能以詩
什自豪不屑屑刀錐間故號曰止庵止之二云者蓋
慕老氏之誼而知其雄守其雌共閭里相浮湛者
也止庵公初娶孫生八子並夭殤已而聞中山戴
氏女諱鳳真以德容稱再娶之為少室年十七侍

巾櫛附箕箒所爲刺紉機杼及執內養供賓客而
事孫母有明法雍雍乎古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
初止庵公年且痿暮而無嗣卜嗣於東嶽神已而
戴母獲澹故小字曰嶽壽當是時止庵公不欲以
商湛晦其身而侃然烈丈夫間散數千金以節俠
聞而戴母又能助止庵公摧剛爲柔嚮風慕誼終
其身不輟也其他訓子若孫及撫幼孤字臧獲以
下豈史所稱先秦時懷清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者而始皇帝嘗築臺以褒寵之者歟母之生成化
丁未二月二十三日而其卒也於嘉靖戊午正月
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人卽澹孫男五人
曰榘曰櫨曰彬曰挺曰檄曾孫男四人曰時來曰
時偉曰時學曰時教予廼追爲之銘曰生於夫同
衾沒於夫同壙名山之下猿鶴相從永無窮詩不
云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予嘗訪雲巖道經歙之谿南吳氏廬倚車望之輻
輳萬家蓋江以南鉅族之最也頃者吳生萬化偕
弟萬傑卜以丁酉春正月某日葬故父原泉公於
辛田之原挾鄉進士李君爲紹介過草堂跣而號

併抱客所勒傳屬予誌且銘予辭不獲二復之按
傳大較並托生平所故嘗夢而驗其本末者也事
稍稍屬幻已而再覈之原泉公家世故繇唐侍御
少微公以來譜牒流失不可攷曾大父榮寵公大
父國容世操竒羸遊江海間獨延明師授公舉子
業輒棄去不竟學隨父遍歷句曲雲陽毗陵已而
轉予茗多長者行萬化之生也嘗券買一婦乳之
稍長且免乳猶不敢辭去從故夫也公輒折券歸
之比喪元配里中少年有妻而美豔其貲攜妻投
之已而公覺復折券却之不以御茲二者人情所
或難其他捨施飯餓者衣寒者併沒而無歸者殮
且殯之事多類此傳又稱其少時嘗有羣偷瞰其
室將揭瓦而下也公提佩劍抗之羣偷股慄解去
間夜行道逢虎公時已霑醉謬疑爲虎也跨之以
歸醒始覺虎輒逸去又嘗經山麓崖且崩而飛礫
若矢之下注也公稍稍逶迤避卒無恙嗟乎豈公
固多篤行天固陰庇而佑之耶公以例授授儒學
訓導郡二千石賓飲於學宮者三公辭不以赴郡
中士夫之賢豪長者抑亦競慕其大雅也數折節
相與姻締云銘曰公之行誼今昭日星馴虎暴今

碎崖崩鬼神呵護今彰厥靈閔之垂泉今百世其
寧



